

江景

· 行吟

A13

心动黄鹤楼

■文/郭韵

总是想像着黄鹤楼的“天下绝景”。

去武汉,正是盛夏。大巴将一群人丢在路边,抬眼即见一黄色琉璃瓦翘角亭阁立于半空绿树中,上书“黄鹤楼”。同车的朱序小朋友兴奋得大叫:“黄鹤楼!黄鹤楼!”其实那只是黄鹤楼景区园门一角。

远处树梢上渐渐露出了黄色的楼顶。俄顷,一个若干年前就熟知的名词,立体地来到了眼前,它拔地而起,大气吞云,金色的琉璃瓦衬着蓝天白云,层层飞角如鹤翼展开,那腾空而起的雄姿,从天而降的气势,将人带到一种大气磅礴的境地,瞬间,古今天地相连相融,人便游走在浩渺的时空里……这就是闻名遐迩的“天下江山第一楼”了。

黄鹤楼底层大厅墙上有幅巨大的“白云黄鹤”陶瓷壁画,白云舒卷,黄鹤载一吹笛老翁飞云中,舞姿曼妙,栩栩如生,人们立

于其下仰视,似能感觉它双翅扇动落下的阵阵微风,清凉在周遭漫漶。相传此地原为辛氏开设的酒店,一道士为了感谢辛氏的千杯之恩,临行前在店壁上画了只鹤,此鹤能下墙起舞,从此酒店宾客盈门。十年后道士来店,用笛声招下黄鹤,跨鹤飞上云天。辛氏为纪念这位帮她致富的仙翁,便在酒店处起了座“黄鹤楼”。想来陶瓷壁画上的鹤和老翁,就是传说中的仙鹤、仙翁了。

黄鹤楼居蛇山之巔,濒临万里长江。登上五楼外廊,武汉这座“江城”尽收眼底。太阳艳艳的,四野绿色葱茏,长江两岸层楼林立,武汉长江大桥像一幅厚重的画卷,铺展于大江之上。江水安静无波,水汽云烟散漫,飘浮着满满的光阴,长江穿城流过,亘古不改道,古往今来沿途该有多少景致?思绪缓缓游荡,“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”的李白意境和“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

悠悠”的崔颢感怀,一点点走近……近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红楼与黄鹤楼景区的亭台、轩阁、门楼等,像一枚枚闪光别致的纪念章,将这座城市的历史娓娓道来。

三国时兴建黄鹤楼,是城之一角瞭望守戍的“军事楼”,后逐步演变为官商行旅游览、宴客、吟诗的观赏楼。大江东去,三国的烽火狼烟车马嘶嘶已与这座江南水城无关了,多少文人墨客在此找到了心灵休憩、净化之地,也为这里增添了一代代的诗情浪漫。唐代诗人崔颢登此楼留下千古名诗《黄鹤楼》,被誉为唐诗七律之首。李白登楼诗兴大发,欲提笔落诗,却见崔诗于壁上,乃折服不已,搁笔叹道: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”。黄鹤楼从此名气更盛。

人们千里迢迢慕名而来,楼上楼下俯瞰仰视远思,心动于楼的雄浑精巧,也心动于“文人相

亲”的和谐大度。

立于黄鹤楼东面的搁笔亭,赏读亭柱楹联:“楼未起时原有鹤,笔从搁后更无诗”。一个秀美的亭,将历史轻揽入怀,风过,前朝旧事穿亭而来,崔颢题诗,李白搁笔,这一题一搁,正合着诗人的心性,有才情和精神在里面。千年前的李白搁笔,千年后的人们依然喜欢他的“黄鹤楼中吹玉笛,江城五月落梅花”。由诗和诗人,让人感悟到一些人性的东西。唐诗的兴盛、某些事物的流传不衰总有其一定的底蕴。

搁笔亭北石照壁上《崔颢题诗图》浮雕,集诗、书、画、刻于一身,崔颢的那首《黄鹤楼》在艳阳下清晰了然。唐人的诗思感怀,在今人遒劲的书法中再现,此时此刻于此地再读此诗,别有一番意味在心头,千百年前的平平仄仄,或许今人已读出了新的意境和感念,却依然不经意间心起微澜。

激情猛洞河

■文/束金星

暑期张家界之旅的一个亮点是猛洞河漂流,一直期待中。七月的一天中午,我们来到了猛洞河畔。

刚下车,悠扬的山歌便充盈在耳畔,一路颠簸带来的倦意顿时烟消云散。环视四周,不由得想起《兰亭集序》中的一句:此地有崇山峻岭,茂林修竹,又有清流激湍,映带左右。“崇山峻岭茂林修竹”倒是不假,一路行来,山势险峻,绿树夹道,竹影摇曳,“清流激湍”却有点过誉:眼前的猛洞河水势平缓,还略显浑浊,让人不免有几分失望。车上听导游介绍,猛洞河漂流闻名遐迩。猛洞河究竟“猛”在何处,洞有几个?

艄公稳住船头,一行八人上了漂流的皮筏。一上船,随行的一个小伙子便说出了我心中的疑问:“师傅,这水咋这么浑啊?”艄公答:“昨天大雨,山里的水聚过来了,过两天再来,这水清得很呢,底下的一块石头都看得见。”有点懊恼,艄公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——“今天这水漂流正好,水少了船走得慢,漂得不带劲。”

艄公一点竹篙,皮筏艇缓缓地离开了泊位。俯下身去掬了点水,水看上去并不脏,一只脚浸入水中,一丝凉意自下而上向全身漫溢开来。此时,鸟鸣啾啾,不羁的山风裹挟着河水特有的气息,顿时神清气爽。黄蓝相间的皮筏一出码头便散开了,橘黄色的救生衣虽然略显臃肿,但和近在眼前的青山绿水倒也“般配”。我们欣赏着这一幅流动的画卷,格外惬意。

顺流而下,行不多远,只见一叶扁舟迎面驶来,上面站着一个六十开外的老人。河上的小筏多着呢,我们都没在意这老人,他却冷不防地抄起船舱里的一支水枪对着我们“扫射”起来,一船人大呼小叫着连忙闪避,却哪里还躲得了?片刻功夫便都“湿身”。在岸上时女儿就买了一支水枪,此刻她奋起反击,但细细水枪哪抵挡得住老头手中“水炮”的轰击,她毫无胜算,很快便败下阵来,连连高声抗议。这时老头笑呵呵

地停住手,吆喝道:“怎么样,来几支我的水炮,你们那些枪不行,等会儿只有挨打的份。”老人的营销策略果真起了作用,船上的年轻人纷纷掏钱,长枪短炮买了好几支,“等会儿我们可不能再吃亏,”女儿揶揄我也买了一支,随时准备“自卫还击”。

不经意间,船行速度快了许多,两岸藤蔓低垂,河道中央,大块的礁石不时露出水面,面目各异。“前面有急流,大家坐稳,注意安全!”艄公的告诫使我一下子绷紧了神经,双手抓牢安全绳,只见前方浪花翻滚,涛声如吼,急流如奔。皮筏猛地一沉,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,船上响起一片惊叫声,女儿吓得闭上了眼睛。皮筏如发狂的烈马,前后左右毫无规律地猛烈晃动,河水不由分说撞到身前,尽管事先穿好雨衣套上救生衣,我们还是一个个浑身湿透。转眼之间,船已冲过险滩,悠然地减缓了速度。正心有余悸时,艄公告知,此地山猛如虎,水急如龙,且洞穴奇多,“猛洞河”之名由此而来。刚才的这番遭遇,算是让我们领教了猛洞河水势之猛、之烈。

皮筏时急时缓,顺流而下,鸡笼门、遇仙峡、落水坑、阎王滩……激流险滩有惊无险,一一闯过,心中顿生豪迈之气。水势平缓处,艄公清了清嗓子,唱起了土家族人的山歌。虽听不懂歌词,但听得出那种泥土与河水的味道。左右的皮筏聚上前来,大家一片叫好声,艄公点上一支烟,憨憨地笑了。

经历将近三小时的皮筏之旅,亲眼目睹了石壁嶙峋、清流激湍的险峻,亲身感受着绿树葱茏、清幽脱俗的愉悦,我也只能由衷地赞一声:猛洞河漂流——“天下第一漂”,你绝非浪得虚名。



小焦山

■文/吴炳辉

焦山闻名遐迩,称羨的藻词丽句印在书上,刻在岩石上。说来有趣,我经常听到的点赞,异口同声的是在日常生活中。

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,在骄阳高照下,我沿着烫人的街道行走,走到一个弄堂口,突然有阵阵凉风吹来。朝弄堂里看去,原来是两排房屋的墙壁比较高,中间形成一条窄窄的由北向南的走道,早晨和下午太阳都晒不进去,长长的走道齐整没有弯曲,成了天然空气冷却器,阵阵沁人的凉风由此而来。我停下脚步不舍离去。此时,街道上行人稀少,人们多已蛰伏在室内,有一些行人也是匆忙办事的。我站下来时,这个弄堂口还有一位妇女,她头戴太阳帽,穿着长裤,短袖汗衫上又加了一件韭菜绿的马甲,膀子上套着防晒的护袖,是这个路段停车区的收费员。她见我停下来纳凉,笑着说:“这里好,‘小焦山’,我全靠在这里躲大夏天。”

记得以前住在大杂院里,老平房本来就低矮,再“披披拉拉”连在一起,加上家家都没有空调,大多数人家也没有电风扇,夏天晚上乘凉不约而同地到巷子口和附近的空地上。小孩子不怕热,聚在一起玩耍,有年轻人在路灯下棋,老年人则是坐在竹椅上,或小板凳上,不

停地摇着蒲扇、芭蕉扇。满大街的法桐枝叶纹丝不动时,突然有一丝凉风从路口吹过来,老人们感到惬意,便会连呼:“小焦山!小焦山!”

最近和几个同事到一家工厂办事,按工厂接待人员的要求,我们穿上防护服、防护鞋,戴上安全帽,进入大车间。大车间值班室里有空调,运行人员在舒适的环境里监控操作,设备运转间平时无人值守,里面全是大型机械和储罐容器,机声隆隆,热气蒸腾。我们在设备运转间忙了一个上午,工作完成后,个个汗流浹背,走出车间,在厂房之间背阳的夹道里,一阵阴凉的过道风迎面吹来,我说:“好爽。”后面一行人中飘出一句:“小焦山!”我掉头一看,说这话的是一位陪同我们在设备运转间检查维修的中年工人,我俩目光相对都笑了起来,此时无需再用其他语言即可意会。

点赞声声,来自寻常陌巷,来自水泥和钢铁构建的工厂。在炎热高温中,这些和焦山完全不搭界的地方,人们却和焦山有着天然的意会。清凉上心头,一声:“小焦山!”想必焦山也听到了这些点赞,你看三伏天,焦山四周水波澄碧,满山草木青翠葱郁,山水之间处处透着清凉。